

章罗联盟罪行录

石 人 編 写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章罗联盟罪行录

石 人 編 写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武漢

章罗联盟罪行录

石人编写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精萃铸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开·1印张·20,000字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统一书号：T 3106·74

前 言

章罗联盟是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起猖狂进攻的神经中枢。他们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中，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企图把天下搞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里，就已揭发出来的罪恶事实，整理成篇，介绍给读者。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从反面来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决不能放松警惕。

1957年10月

目 录

- 一 右派的神經中樞..... 1
- 二 “六教授”——章罗联盟的智囊团..... 4
- 三 上海右派集团的春季攻势..... 7
- 四 在四川縱火..... 11
- 五 华中“主帅”馬哲民..... 15
- 六 山西头目王文光..... 17
- 七 姜震中、宋云彬在浙江鬧得大专学校黑云乱翻..... 19
- 八 湖南杜迈之一心要搞“大民主”..... 21
- 九 章罗的“斐多菲俱乐部”..... 22
- 十 卑劣丑恶的灵魂..... 24

一 右派的神經中樞

章罗联盟就是以章伯鈞、罗隆基为首的阴谋集团。章伯鈞和罗隆基都是民盟的副主席（章伯鈞还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的政治野心家，在反共反社会主义上目标一致。他們在去年就秘密地結成了有綱領、有組織、有行动的阴谋集团。他們企图在中国制造一次类似匈牙利的叛乱事件，然后由他們来“收拾殘局”，取而代之。

有綱領

先来談一談他們的政治綱領。这就是：要从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企图用資產階級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英美式的議會制度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資產階級的两党輪流执政来代替民主集中制。章伯鈞去年曾鼓吹資本主义还有生命力，他說：“为什么有生命力呢？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上下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这就是生命力。”章伯鈞主張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章罗联盟提出的“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员会”、“党組織退出基层单位”和所謂“党天下”等一系列的主張和謬論，就是要削弱直到取消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領導。他們在外交方面，反对“一面倒”，不贊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在文教方面，則反对党的領導。这一切說明了他們的企图是要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有組織

为了實現以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綱領，章伯鈞和罗隆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組織活动。他們把亲信安插到民盟中央的許多工作崗位上，有計劃地排斥民盟主席沈鈞儒和其他民盟里的左翼进步分子，并极力爭取一些中間分子参加他們的集团，以达到控制民盟的目的。章伯鈞把农工民主党的中央执行局变成他的御用机关。他們又通过儲安平 and 浦熙修、徐鑄成篡改了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政治方向，使这两个报变成他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喉舌。

这个阴謀集团有主帅，有軍师，也有大将和走卒。費孝通、曾昭掄等就是軍师。許多大将各有据点。如北京是陶大鏞、黃藥眠等，西南是潘大逵、赵一明、舒軍，山西是王文光，浙江是姜震中，上海是陈仁炳、彭文应，湖南是杜迈之，湖北是馬哲民、戴今生，沈阳是陈彥之，广东是鍾平，广西是林煥平，安徽是童車五，青島是陈仰之，甘肅是楊子恒，陝西是韓兆鶚，河南是王毅斋，等等。各地据点又有严密的組織和分工。

为了壮大力量，这个阴謀集团还展开了与共产党爭夺中間分子的斗爭，制定了民主党派大发展的方針。章伯鈞要把他們的党发展到几百万，并主張到青年和工农中去发展；罗隆基則主張民盟把知識分子全部包下来。他們一方面用造謠、歪曲的手法，把解放以来的新社会說成一团黑，使中間分子对党产生疑惧，发生动摇；另一方面，四出派人用名利和其他下流手段搜罗对党不滿的知識分子和旧軍人、旧官吏。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內，各地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組織发展很快。仅山西省民盟組織在几个月內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了248%。許多这样飞快膨脹起来的組織，在党整风期間，都是反党的指揮部，接受章

罗联盟的号令。

有行动

这个阴谋集团在党宣布开展整风运动后，便以为时机已到，大举进攻。他们先从挑拨文教界、科学技术人员与党的关系开始，诬蔑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他们利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发表大量的反动文章，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煽动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章伯钧和罗隆基还密室策划，利用民盟中央的名义，组织了科学规划，高等学校党委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职无权四个工作组。他们首先加紧了“科学规划”和“高等学校党委制”这两个工作组的活动，分别制定了两个反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鼓吹科学研究应自发进行和民主办校，以取消党对科学、高等学校的领导。章罗还篡改毛主席的讲话，造谣说共产党建议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他们把火点到所有有民盟右派分子活动的高等学校里去，上下串连、呼应。光在北京就有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庞熏琴等人公开提出民主办校，企图把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的党员负责人“轟”出去。

章伯钧还派出农工民主党的5员大将，分别到山东、河南、东北、上海、北京等地，专找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开座谈会。1个月内，在北京就组织了500人先后举行了20几次座谈会，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光明日报、文汇报也派出大批记者到处点火。

许多被揭发出来的事实说明，章罗联盟的魔爪首先伸向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和科学技术界，在这些部门中都点起了火。他们猖狂地向党进攻，是有步骤的。第一步是利用大鸣大放，“骂倒一切”，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

績，誰要是說“成績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就給他帶上一頂“教條主義”的大帽子。造成了只准說缺点，不准說成績的空氣之後，他們就顛倒是非亂罵一通，說什麼五年計劃搞壞啦，統購統銷搞糟啦，人民生活太苦啦，政治不夠民主啦，黨不能領導科學啦，如此等等。

他們把黨領導的工作說成一團漆黑以後，第二步就是要“搬石頭”，“掛帥印”，要做領導工作的黨員同志“下台”，就是說“你不行”，只有“讓我来”。他們最後的共同目標，就是要取黨的領導地位而代之。

正當章羅聯盟的政治野心家們得意忘形的時刻，他們的陰謀詭計被揭穿了。章羅聯盟陰謀的敗露再一次說明“玩火者必自焚”這個真理。

二 “六教授”——章羅聯盟的智囊團

“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农，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是右派主帥章伯鈞在1957年6月6日密謀會上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對於目前形勢的利令智昏的估計。參加密謀會的六教授：錢偉長、曾昭掄、費孝通、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都是章羅聯盟的謀士、軍師。

密 謀

在當天會上，費孝通（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首先“匯報”了情況，他危言聳聽地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動起來了，情

緒激烈，情況嚴重。現在學生到處找領頭的，如果老師加上去，事情就可鬧大。當然要收也容易，300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身為高等教育部副部長的曾昭掄幸災樂禍地說，今天學生的問題很多，一觸即發，他們一上街，和市民結合起來，問題就鬧大了。他還威脅地說，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他並且渲染了西安交通大學罷課的事，造謠說，今年高等學校招生數所以減少，是為了怕學生鬧事和畢業生出路有問題。錢偉長（清華大學副校長）在會上最為活躍，他說現在學生運動的特點是要找個頭，如有老師領頭就可出亂子。他殷勤地向頭子章伯鈞獻策說，現在的情況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黨派站出來說話就可以了。陶大鏞（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隨聲附和地把黨群矛盾也盡量加以夸大。章伯鈞坐在那裡聽得喜顏悅色，不時插上幾句加添火力，最後便作出了如上所述的利令智昏的估計。

六教授一時得意忘形，用一種“收拾殘局”的姿態，準備奪取科學、高等教育方面的領導權。

縱 火

會後，錢偉長回到清華大學，就在當天下午，煽動一些訪問他的學生說，現在群眾的情緒是煩悶的，有話講不出，要想發泄，但是找不到題目。他又說，同學本身就存在宗派情緒，硬把人分成進步、中間和落后，依我看，進步的人也不過學會說幾句漂亮話。錢偉長說到這裡興奮起來了，他接着說，青年人太不豪放了，束縛太多，我年紀比你們大得多，我不怕束縛，人家給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同時，他還借理工合校為名，慫恿學生搞6000人的簽名運動，威脅領導。另一方面，費孝通趕到中共中央統戰部找于毅夫副部長，他強調學校形勢

緊張，問党中央是否掌握了这一情况，为什么党中央对这事一点动静也没有。这实际上是向党中央下“哀的美敦書”。

反动的科学綱領

到了6月9日，以曾昭掄为主要設計人，錢偉长和費孝通积极参加制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是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設計出来的科学的部分，他們准备首先从文教和科学部門打开缺口。这个綱領的本質，是不要党領導科学，科学研究不要計劃性，不要科学研究結合我国当前生产建設的需要，不要对新生的科学研究力量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反动綱領在发表的同时，还配了一篇短評，說这个綱領“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的道路，是代表其成員的正当利益，民盟这件工作还只是这一新工作方式方法的开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共产党已經不能代表科学家的正当利益了，宣布以后还要搞其他方面的綱領，这只是一个开端。可見，右派分子狂妄到了极点。

夺取高等学校的領導权

在这以前，以黃藥眠为首的“高等学校党委制”工作組，也曾草拟了一份“我們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議”的文件。这是一份彻头彻尾的反党的方案。他們首先选定在首都5大学向党进攻，夺取党对高等学校的領導权。本着这种旨意，陶大鏞、吳景超（人民大学教授）以“民主办校”为名，分別在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搞起反党活动。陶大鏞背着民盟市委和民盟师大支部同一些右派教授謀划取消党委制。他的謀划内容是：学工委是學校中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副教授、講師、

助教代表組成。最低綱領，校長由國務院任命，最高綱領校長由校學術委員會選舉產生。总的要求是：在學校中有关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教授有決定權。實質上就是取消黨的領導。吳景超在人民大學一面歪曲、誣蔑黨的領導是少數人關起門來商量事，是獨斷獨行；一面提出他的“新的民主辦校”主張，內容是“多設立一些委員會，把學校行政某些重要方面”從黨委手裏抓過來，“特別重要的”是抓人權與財權等等。黨委只能“在各個委員會調查研究和建議的基礎上作出決定”。這樣就首先砍掉黨進行領導的基礎，把黨的工作架在空中。錢偉長更加露骨地宣傳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黨員）就要下台了，他自己就可以當校長了。

這些披着科學家、教育家外衣，擺着一付慈祥面孔的右派先生們，由於他們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因而把收藏多年的尾巴又露了出來。如今，我們把這些牛鬼蛇神拉到光天化日之下，讓人們認清他們的丑惡嘴臉！

三 上海右派集團的春季攻勢

伏 兵

上海右派集團是羅隆基一手培植的私人勢力。上海解放前夕，民盟許多領袖都去香港，留下一個“民盟華東執行部”領導地下工作。那時，羅隆基拒絕去香港，留在上海虹口醫院“養病”，糾合一批人和執行部唱對台戲，一方面和國民黨雷震拉關係，一方面和美帝國主義分子司徒雷登、魏德邁送秋波，待價而沽。上海解放，羅隆基去北京前，找他的心腹陳仁炳、彭文

应等密談，建立秘密的直接联系。以后，彭、陈等就有計劃地进行活动，組織“碰头会”作为核心，排挤盟內进步人士，后来又阴谋全部夺取上海市委的領導权。以后，上海的陈仁炳、彭文应和北京的罗隆基、張东蓀之間，联系密切，前者經常接受后者的指示。

在解放初期，这个右派小集团就开始向党进攻了。他們說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一張桌子四条腿”，誰也不要誰領導。他們未經上級批准，成立“接管物資处理委员会”，要参加接管工作。他們还要求撥一張報紙交民盟主办。

这个集团在解放7年来不断扩大，他們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是有綱領有严密的組織和分工的。陈仁炳、彭文应抓民盟市委和文艺界，王造时、楊兆龙进攻司法工作，陆詒等抓新聞工作，孙大雨等則在高等学校放火。他們和章罗常有信使往来，傳遞消息和指示，如王造时带去罗隆基对时局的看法，認為局勢不稳，匈牙利第二可能实现；沈志远带去章伯鈞对民盟发展組織的指示和两院制的政治綱領。他們彼此之間一言一行都曾事先策划商議，如去年孙大雨在市人民政协会議上誣蔑60多人反革命分子的发言，便是王造时、彭文应、陆詒、赵文璧、張孟聞等在孙大雨家里研究过的，后来市政协准备調查处理这个問題，他們又在孙家商議对策。

这一批人，是罗隆基在上海設下的一支伏兵。

誓 师

罗隆基在上海的这个据点，随着章罗的联盟而成为他們的共同政治資本。这批人忠实执行章罗的政策，首先是招兵买馬，扩大队伍，用請客、吃飯、开舞会、探病房等方式拉人入盟，1956年全市还不过900多个盟員，今年已經发展到3 000多。在

他們看来，这已經是一个巨大力量了。

1957年5月党中央发布整风指示，他們認為向党进攻的机会已經到来。

5月14日，他們召开了一个全市盟干部大会，策动全市各单位民盟組織向党开火。會議主持人是彭文应，他宣布說：“今天是誓师的大会，是民主进军的大会……”向誰誓师？向誰进攻？目标当然是各級党的領導。民盟上海市主委沈志远在会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作了一个长篇的煽动性的报告。这个一向道貌岸然的学者面貌一变而为杀气腾腾，用尽了恶毒的字眼，夸大党的缺点，鼓动大家“出师”“进军”，并且一再拍胸脯給大家撑腰。这样一来，400多个盟員干部心里燒起了熊熊烈火，原来对党有意见的，被挑撥得激愤万分；原来还靠攏党的，心里也蒙上了一层疑虑。他們拿起沈志远、彭文应等傳授的火把回到各单位，一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云就在上海的天空翻滾起来了。

进 攻

誓师之后，馬上发起了对党的五路进攻。这五路是：文艺、电影、高等学校、司法、新聞。每一方面都由这个集团的主要人員按照他們的分工直接負責。

在文艺界，陈仁炳、彭文应四处点火。人民艺术剧院的火点得最早最猛，張立德、章曼萍逼着領導承認宗派主义，鼓动演員們散伙另組剧团，并拒絕領導着手改进工作。他們挑撥京剧院言慧珠对領導的不满，挑撥国画院右派分子提出取消国画院。在曲艺、評彈界掀起了鬧工資福利的风潮。

在电影界，陈仁炳亲自到上海制片厂主持开了5次座談会，尽挑撥煽动的能事，吳茵、項坤是他們的帮手。他們选择发言态度偏激、思想右傾的人作为发展对象，名之曰“火綫入盟”。

1月之內，上影盟員从7人发展到13人。对不肯跟他們走的人，如舒綉文，就恨之入骨。他們提出要“搬石头”，上影經理袁文殊作了工作檢討，提出改进办法，陈仁炳还不甘心，写文章攻击他，非要把“石头”搬掉不可。

在高等学校方面，华东师大許杰召集中文系盟小組会，要“中文系的党退出去”，“学校里撤销党委会”，“盟与党享同样地位”，并且領導他所在的中文系三年級学生組織什么“整风筹委会”，美其名曰“帮助党整风”，却不讓党总支同志参加。王造时在复旦大学对学生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学生早就該罢課了。”他們甚至提出要由非党人員来召开“整风會議”，領導党的整风。

在司法工作方面，右派分子操縱下的民盟市委5月18日召集司法工作座談会，造謠說鎮反案件34%錯判了，攻击工农出身的司法干部，挑撥司法部門的旧知識分子，說党對他們是“利用、限制、改造”。他們抓住民法、刑法、民刑訴訟法未公布这一点（去年“八大”已將制定法律列为迫切任务之一，并在积极进行），硬說人民政府是重人治、輕法治。实际上，他們是主張沿用“六法”，讓国民党的反动法律复活。

在新聞界，文汇报已經被章罗联盟占領了，激烈斗争在新聞日报展开。該报副总編輯陆詒在沈志远、陈仁炳的指揮下，向报社党組織进攻，說开小会不够，要开大会，在大会上对党辱罵，对群众煽动。这时期，沈志远亲自去領導新聞日报社的民盟組織，他去北京，又交給陈仁炳領導。陆詒在上海和王造时、在北京和顧执中关系密切，經常接受他們的指示；文汇报徐鑄成还向陆詒介紹“拆牆經驗”（即如何赶走党組織的經驗）。他們的目的是讓陆詒当社长和总編輯。在此之前，彭文应建議他先作夜班，控制稿件和版面，为反党攻势服务。陆詒果然这

样做了。

配合这5路进攻，王造时在文汇报发表了题为“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的文章，故意提出和党的整风布置完全相反的方针，企图打乱党的整风步骤，便利他们到处点火。

潰敗

右派分子对人民的向背估计完全错误。人民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所以，上海这个小集团被揭露出来以后，马上便遭到各界人民群众的围剿。他们在哪里放火，哪里就有更大的火焰烧向他们自己。正直的盟员群众也起来斗争，他们重新掌握了民盟上海市委的领导权，通过决议，停止了陈仁炳、彭文应的盟内一切职务。这个右派集团的应战战术“一不讲话、二讲一点、三大辩论”也完全破产：不讲话，内部有人起义；讲一点，群众的揭发比他们讲的多得多；大辩论，当他们的右派嘴脸被揭露出来以后，群众要找他们大辩论，他们却不敢应战。他们溃不成军，只能以吞吞吐吐的“揭发”和“检讨”来掩护退却。人民当然不会轻轻放过他们，目前正在乘胜追击。

四 在四川纵火

章罗联盟在四川培植的一批骨干，早就积极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到了党整风的时候，他们在章罗的直接指挥下，更把他们的反动活动推向了高潮。

挑撥煽動

罗隆基的亲信潘大逵，利用他担任民盟四川省主委的身份，一面四处散布反共言論，一面布置其他右派分子的陰謀活动。潘大逵和他的哼哈二将——赵一明、張松濤召集了各市、县盟組織里的右派分子張默生等多人个别密談，暗中傳達章罗关于形势的估計和利用党整风大鳴大放进行陰謀活动的要求与目的。他們說：“共产党还是怕罢工罢課、示威游行的，通过大鳴大放，搞上街，共产党是不敢用军队来鎮压的，否則会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戳穿了。”又說：“将来民主党派地位要变，可以提出总理、副总理、部长、副部长人选。”进而煽動他們的娄罗們說：“这一下就要看你們的本領了！”在他們的煽動下，这批娄罗們果然把“野火”的“火种”燒到南充、內江等許多县、市去了。

潘大逵在成都高等学校盟員中傳達民盟全国工作會議精神时，以上海右派分子孙大雨辱罵党的負責同志是反革命为例，鼓励大家鳴放，他說：“这是一种鳴放形式。”他以“看望”盟員为名，到成都工学院散布一系列謬論，煽動这个学校的盟員反对党委会，反对肃反。他并利用民盟的“工作簡报”作为“密件”，指示盟員干部放火。

右派分子赵一明受潘大逵的指揮，具体执行了“点火”任务。潘大逵对赵交代的“点火”精神是：脱离党的領導，強調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平起平坐；改变政治協商內容；強調改善民主党派的工作条件，改变民主党派的工作現狀；要鳴要放，但不要方向。赵一明接受了潘的指示，立即赶往雅安。他在雅安首先到四川农学院找盟員个别談話，強調宣傳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好象是“周公輔成王”，在成王年幼的时候需要周公扶持，成王长成后，就不需要周公了。民主党派过去是接受共产党的